

行赏争功

公元280年，晋朝灭了吴国。晋武帝司马炎在洛阳听说吴主孙皓（hào）投降了，咧开嘴直乐，接着又抹眼泪。大臣们忙问他怎么了，晋武帝叹着气说：“我是想起了去世的羊祜（hù）老将军，要不是他当年的计策，哪会有今天呐？这都是羊太傅的功劳啊！”于是，他下令加封羊祜的夫人夏侯氏为万岁乡君，还赐给帛一万匹，谷一万斛（hú）。晋武帝又说要对将士们论功行赏。朝廷上上下下议论起来，都觉着这次灭吴功劳最大的，要数杜预、王濬（jùn）和王浑他们三个。

杜预虽说没有最先攻进建业，可他一直镇守江北，又打到广州，还出了不少主意，所以挺让大家佩服。晋武帝就封杜预为当阳县侯，爵位不算高，可杜预不看重这些，很快就回驻地去了。他知道天下平定之后，君王对武将往往存着戒心，索性又上书，请求免去自己的军权。上书好几次，晋武帝都没答应，杜预只好还当荆州都督。可他把精神头儿放在兴修水利上，带着军民挖渠引水，灌溉农田，还开了几条水道。末了儿，粮食增加了，交通方便了，当地老百姓高兴得什么似的，都管他叫“杜父”。杜预还有一个外号，叫“杜武库”。因为他平日爱看书，研究各种学问，自己也写了不少书。学问多了，他对名利那些事儿看得就淡了。晋武帝知道杜预的脾气，对他挺放心。

王濬和王浑就另一样了。晋武帝为他俩费了大心思。王濬率水军沿长

江东下，直奔建业，逼得吴主孙皓投降，按说功劳应排在第一。王濬自己也这么看，满以为能把王浑比下去。可王浑不服气。王浑在朝廷上有势力，是晋武帝的儿女亲家（亲 qīng）。晋武帝的女儿常山公主从小两只眼就瞎了，晋武帝疼她，老想给她找个好人家。王浑就让儿子王济娶了常山公主，了了晋武帝的一件心事。他仗着这层关系，地位一个劲儿往上升，许多朝臣也来巴结。

这回灭吴，王浑的功劳本来也不小，在江北领兵把吴国丞相张悌（tì）打得大败，消灭了吴军好几万人。他对手下人说：“不是我打败了吴军主力，王濬能那么顺就攻下建业吗？如今倒让他占了上风，我能服他吗？”还有一件事，让王浑想起来更气不打一处来。王濬水军快到建业的时候，朝廷下诏书，让他听王浑节制。王浑派人驾小船找见王濬，要一起商量攻打建业的事。可王濬不但不听，还敢拿主意进攻建业，抢了头功。这么一想，王浑就向晋武帝上书，告发王濬违背朝廷，对抗上级，应当治罪。

晋武帝想了想，下了一道诏书给王濬，批评他没有按朝廷旨意办，不听王浑指挥。王濬看了诏书，别提心里有多别扭了，想着自己七十多岁还率水军打仗，为国家立了大功，临了儿不但没落好，还被王浑告了一状，气得直哼哼。他很快上书给晋武帝，为自己辩白。信写得挺长，大意是说：“陛下让我攻吴的时候，说出兵要猛气十足，直达建业。我没敢耽搁，立刻出兵东下。后来又接到诏书，让我归太尉贾充管，没叫我受王浑指挥。快到建业的时候，王浑派人来说要先停下来，等他过来商议再说，可也没有提起要我受他节制的话。我那会儿就说，水军顺流直下，气势正盛，如果中途停住，就会首尾断开，误了军机。这么着才继续进军，攻下了建业。我当天中午进建业城，下半晌儿才接到让我受王浑节制的诏书，当时孙皓已经投降了。王浑他们在江北驻扎那么多日子，一直没过江取建业，还说是小过失。我一到就得胜，反而受责怪，真让人想不通，希望陛下明察。”

王濬以为说明真相就没事了，哪承想王浑又把部下周浚写的一封信抄下来，报给晋武帝说：“王濬的兵将进建业以后，放火烧了吴主孙皓的王

宫，还抢了许多库房里的宝物，这罪过实在太大了。”王濬听说以后，只好又写了一封信解释说：“伪吴的君臣都活着，陛下可以查对，是不是我的兵将在放火抢劫。据伪吴的中郎将孔遽（shū）说，孙皓的侍从嚷嚷着要替他决一死战，孙皓就把库房里的财宝分给他们。没想到那些人拿了财宝都跑了，孙皓这才决定投降。侍从还放火烧了王宫，倒是我进城后派部下去救火的。我素来治军严明，您都知道。我的部下先到，秋毫无犯。有个别军士犯了军法，被我斩了十三个。别处来的军队有抢东西的，让我的部下马潜抓住二十多个，一问都是那个周浚的部下。我马上叫人把他们送还周浚，让他处置。万没想到他反过来诬告我。”

晋武帝看了王濬的信，心里明白了一大半，不想再追究。可王浑不死心，到处说王濬的不是。他儿子王济依仗是皇家的女婿，也四处散布流言，说王濬在益州当刺史的时候，就很会收买人心，现在打下建业，又在收买当地的人心，说不定要造反呐！晋武帝根本不信这些话，可又不想让亲家下不了台。过了两个多月，晋武帝才决定给功臣评功行赏：王浑晋爵为公，拜征东大将军；王濬为侯，拜辅国大将军。明摆着，王浑在王濬之上。

这么一来，王浑得意了，王濬差点儿气破肚皮。过了些日子，王濬回到洛阳，一想起自己平白无故被压制，就气不平，见人就发牢骚。每次见到晋武帝，他也是阴沉着脸，不住嘴地说受了冤枉，说封赏不公平。那一天，他越说越来气，忍不住提高了嗓门儿吼起来，说着就转身“嘣嘣”走出去了，连个告辞的话也没有。晋武帝虽然很不高兴，可一寻思，人家是功臣，快八十岁的人了，就没有计较。

这事儿让王濬的部下护军范通知道了，直替老将担心，就对王濬说：“您平吴有功，可不能守功自保，这就不好了。这么下去，会出乱子的。”王濬瞪起眼睛说：“我说的不是实话吗？你说我该怎么办？”范通放低了声音说：“依我看，您应该好好在家里歇着，别到处说自己的功劳。人家问起，就说那都是主上的圣德，众将的合力，老夫有什么能耐呀！当年蔺相如就是这么做让廉颇服气的，王浑听了也会自愧的。”王濬想了想，点点



头说：“你说的也是。我是记起了邓艾老将平蜀的时候，本来是先攻进成都，功在第一，可被钟会陷害反丢了性命。我怕落得个同样下场，才不得不说的。可说了又怎么样呐？心里头还是堵得慌。看来我的气量是小了点儿。好了，今后就按你说的办！”

打这儿以后，王濬果然不提自己的功劳了，倒是老说皇上多英明，将士多勇敢。这话传到宫里，晋武帝挺高兴。大臣们见王濬这么谦让，反倒为他鸣不平，认为是功重报轻。博士秦秀、太子洗马孟康几个还上书说：“辅国大将军的称号，过去都是给那些功劳不大可对皇家有恩的人。如今封王濬辅国大将军，就不是荣耀，反倒是让他受辱了，天下人都想不通。王濬率水军几十天平了东吴，就算把吴国的财宝都给他，也不多。”晋武帝本来就觉得怪对不住王濬的，见了上书，就升王濬为镇国大将军，不久又升为抚军大将军，成了能参与朝政的人。这么着，人心才平服了。王濬自然也心满意足，暗地里特别感谢范通。

经过这件事，王濬也想明白了，什么功啊名啊的，还不是皇帝说了算，不能看得太重。自己这把年纪了，还能活多久？于是乎，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整天享受起来，吃喝那叫讲究，日子过得很快活。他还用心修了自己的坟墓，占地挺大不说，还栽上松柏，看上去十分茂盛。果然没过几年，王濬就病死了，终年八十岁。

晋武帝封赏了有功之臣，想着今后最该做的事，就是把国家管好。他下令各郡县不许自设军队，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，让百姓过安稳日子。全国统一后，晋武帝改年号为“太康”，又颁布了占田制度和课田制度，主要是对王侯官员占地做了限制，让普通农民都有田地可种，开垦的荒地归自己所有，鼓励多生产。这么一来，粮食多了，人口多了，赋税收入也增加了，国家渐渐富裕起来。有些人就把这些年叫“太康繁荣”。朝臣都念叨皇帝圣明，晋武帝也感觉自己真是了不起。可这么一来，他贪图享乐的本相就露出来了。

可惜此座

晋武帝刚即位那会儿，挺注意节俭，要求文武百官生活俭朴。有一天上朝，他让侍卫拿出一件雉头裘（雉zhì；裘qiú）给大臣们看。雉头裘是用野鸡头上的毛编织的衣服，五色六彩的，漂亮极了，是顶贵重顶值钱的东西。大臣们头一次看见这么华美的衣服，眼睛都花了。晋武帝说：“这件雉头裘是医官程据献给我的。我下过禁令，不准奢侈铺张，怎么能自己违反呐？把它给我烧了吧！”侍卫们就当着众人的面，一把火点着了雉头裘，不一会儿就烧成了灰。文武百官吓得不敢言声。晋武帝接着又下诏书说，今后有谁再送这类豪华东西，定要判罪。

可天下统一以后，国家渐渐富裕起来，晋武帝就觉着该享受一番，再不说节俭的话。他想起来，所住的宫殿还是魏明帝曹叡（ruì）时候盖的，应该见见新，还有祖上的陵庙，也要好好修饰一番，于是就下令大修宫殿和陵庙。皇家修建宫殿陵庙，当然要选用最好的木料石头。晋武帝派人到全国四处采伐，不管路程多远都得运到洛阳来。为了华丽庄严，金银珠宝是少不了的。庙里十二根大铜柱，都要涂上金粉，再镶上珠宝。对送礼的事，晋武帝也不那么在意了。有的官员想升官，悄悄地送钱送物，晋武帝都收下，根本不提要判罪的事。

晋武帝好色也出了名。平定吴国以后，他把建业王宫里的宫女都留下，连同原有的，人数超过了一万。没事儿的时候，晋武帝就坐上羊拉的



车在宫里转悠。羊走到哪个妃子门前停住了，他就走进去玩乐一番，或许就住一夜。

皇帝贪图享乐，懒得管国事，让一些正直的大臣很不高兴。有一天，晋武帝到南郊祭拜天地，见到官员刘毅也来了，想起刘毅是汉朝皇家的后

代，就问：“你看我可比汉朝哪个皇帝呐？”刘毅眼皮儿都没抬，耷拉着脸说：“可比桓灵。”桓灵指的是桓帝和灵帝，东汉皇帝最荒淫的两位，谁都知道的昏君。晋武帝急赤白脸地说：“这是怎么话说的？我虽然德行不如古代圣贤，可也是用心为政，又平东吴统一了天下，你哪能把我比桓灵呐？”没想到刘毅又说出了更难听的话：“桓灵那会儿卖官，得到的钱都交到国库；您卖官的钱都归了自己。这么看，您还不如桓灵呐！”晋武帝刚要发火儿，又想人家刘毅说的是实情，只好嘿嘿笑了几声说：“桓灵那时候没有敢直言的臣子。我现在有你这样的直臣，看来我和桓灵不一样。”

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晋武帝自个儿对自个儿挺满意。可一想到太子，他又特不满意。二儿子司马衷九岁那年就被立为太子，准备接着当皇帝。可他从小就傻乎乎的，什么事都不会做，话也说不明白，读书写字更别提。老师教他认字，不到一天就都给忘了。这么个呆傻子，只因为是杨皇后生的，就被立为太子。

太子从小长在皇宫里，除了吃香的、穿好的以外，别的满不懂。有一天，他在花园里玩儿，听见蛤蟆乱叫，就问左右人：“这叫的东西，是官府的，还是私人的？”左右人忍住笑说：“在官地叫就是官府的，在私地叫就是私人的。”有一年发生饥荒，一些地方田地里没有收成，好多百姓没饭吃，给饿死了。太子听说了以后说：“没饭吃，干吗不让他们吃肉糜（mí）呀？”肉糜是肉末做的粥，他整天吃这个，不知百姓活得有多么艰难。

太子笨成这个样儿，往后怎么能管理国家大事呐？满朝文武都担着心，希望废了太子，另找一个能干的子弟接班。晋武帝那么聪明的人，当然也看出来。有一次，他对亲近的大臣张华说：“你看让谁接替我好呐？”张华是个正派人，就说了实话：“以臣看来，无论是德是才，还是和陛下的亲情，齐王最合适。”没想到晋武帝听了，脸上挂了霜似的。

齐王司马攸（yōu）是晋武帝的亲弟弟，正在朝廷里帮着管事。他待人厚道，关心百姓的疾苦，名声一直挺好，百官中有不少人希望他接替皇位。可是晋武帝只想把皇位传给儿子，听了就动了气。侍中荀勖（xù）和冯统（dǎn）早跟张华不和，一看皇上生张华的气，就背地里踩咕他，还

悄悄对晋武帝说：“齐王在朝，张华那种人都向着他，对太子不利，不如让齐王回到封地去吧！”晋武帝真就下令，把张华调到幽州当都督，让齐王回齐国去，别再管朝廷里的事了。好多大臣还有皇亲国戚听说后，都来为齐王求情，劝晋武帝不要赶走齐王。晋武帝更火儿了，再三催齐王快走人。齐王平白无故受了冤屈，气得吐了血，没两天就死了。晋武帝想起手足之情，才忍不住哭了一场。

司空卫瓘（guàn）对太子的能力也是不放心，可见晋武帝为这事赶走了张华，逼死了齐王，就不敢直接劝说。有一天，晋武帝在凌云台开宴会，卫瓘也参加了。他就假装喝酒喝醉了，跪坐在晋武帝面前说：“我……我有，有话禀告……陛下！”卫瓘是当年司马昭重用的老臣，晋武帝一向敬重他，就让他有话快说。卫瓘用手摸着皇帝的座床说：“哎呀，此座可惜啦，此座可惜啦！”晋武帝明白他这话的意思，也不想说破，就笑了笑说：“您真是喝多了，醉了，快歇着去吧！”

这以后，晋武帝就想换一个太子。他把心思对杨皇后说了，杨皇后急得直哭，说：“自古以来，立太子只问大小，不问贤能不贤能。”晋武帝左右为难，想对太子的智力考察一番。有一天，他特地把东宫（太子的住处）的官员找来，还把卫瓘等老臣也请了来，一起开宴会，然后暗地里派人给太子送去几件公文，让他阅批。因为官员都不在身边，没人帮忙，太子只能自己阅批，行不行就看得出来了。太子见到公文，看都看不懂，更甭提写批文了，急得胖脸满是汗。他的妃子贾南风比他还着急。贾妃是权臣贾充的女儿，嫁给傻太子就为了将来能当皇后。如果这一关过不去，太子被废，她也别想当皇后了。贾妃忙派心腹把公文带出宫去，找了几个会写的文人，请他们代写，答应多多给钱。那几个人引经据典写了一大篇。心腹拿回来给贾妃看，贾妃也不知道写得怎么样，倒是宦官张泓看出了毛病。张泓说：“皇上早就知道太子不读古书，怎么能写这么多古诗典故呐？一看就是假的，还不如写几句实在话好。”贾妃赶紧说：“来不及了，你就代写几句得了！日后有你的好处。”张泓就草草写了一些话，让太子抄写一遍。贾妃忙派人给晋武帝送了去。

晋武帝看了批文，虽然字不多，可明白通顺，就顺手递给了身边的卫瓘，扬了扬下颔（kē）儿说：“这是太子写的批文，您看看，还行吧？”卫瓘接过来仔细看了一眼，心想，这是太子自己写的吗？可抬眼一看，晋武帝正瞧着自己，他就勉强乐了一声，说：“还行，还行，太子近来很有长进！”晋武帝哈哈大笑。

过了几天，荀勖和中书令和峤（qiáo）来见晋武帝。晋武帝想起和峤对太子一直有看法，就对他们说：“太子近来有长进，你们到东宫瞅瞅他去吧。”荀勖跟和峤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晋武帝问起来，荀勖满脸是笑地说：“您说的一点儿也不错，太子比过去好多了，真叫人高兴！”晋武帝点点头，又看着和峤，要听他怎么说。不料和峤板着脸说：“我看太子跟以前没什么两样！”晋武帝一听，气得一甩袖子，转身就走了。荀勖一个劲儿地吡儿和峤，说他不该让皇上这么扫兴。和峤使劲瞪了瞪荀勖，没理他。以往，他们俩经常坐一辆牛车上朝。这回见荀勖这么爱说假话，和峤就再不和他坐一辆车了。

晋武帝到了儿也下不了废太子的决心，一来杨皇后不愿意，二来他觉得心里有底。刚登基那会儿，他担心部下会像自己强迫曹家皇帝让位一样，有一天也逼自己的子孙让位，于是就封本家人为藩王，一气儿封了二十七个，有他的叔叔、弟弟和儿子。他寻思着，即便太子将来能力差一点儿，还有那么多本家王爷帮忙呐！一旦朝中有事，各地藩王都会出力帮忙，都是一家人嘛！这么一想，晋武帝就决定不换太子了。

过了些日子，杨皇后病死了。临死之前，她央求晋武帝说：“我死了，您把我妹妹娶过来当皇后吧！她会照顾好太子的。”晋武帝真就答应了。原来，杨皇后叫杨艳，她的堂妹叫杨芷（zhǐ）。杨家是有名的富户，还特别爱权势。晋武帝把杨芷接进皇宫，封她做了皇后。杨芷的父亲杨骏也跟着抖起来了，每天腆着胸脯出入皇宫，把谁也不放在眼里。晋武帝见新的杨皇后虽然和太子岁数差不多，可对太子很好，也就放心了，照旧每天寻欢作乐。贵族和权臣们见皇帝这样，也放开胆子折腾，四处搜刮金银财宝，享受起来不说，还变着法儿地摆阔气。

富人斗富

晋朝的贵族和官员讲吃讲穿出了名了。不管是老臣还是新贵，都把有钱敢花当成了本事。开国老臣何曾，本来名声还挺好，可到了晚年，七老八十的人了，对吃穿摆设一点儿也不能将就。他穿的衣裳说不上来的华丽，吃的更是精细，比皇宫里的还好。每天光饭食的花销就有一万钱，够一个农民吃好多日子的。就这么着，他还嫌吃得不好，味道差一丁点儿都不吃，有时候看见那些饭食就说：“哎呀，我都没有想下筷子的地方。”他是吃腻了。何曾的儿子何劭（shào）当官以后，比老子更会吃，每天饭食的花销达到两万钱，山珍海味都给他吃遍了。

还有那个王浑的儿子王济，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女婿，只要能享受，什么事他都敢干。洛阳的地皮价贵得邪乎，好多官员都买不起，更别提百姓了。王济家里房子有的是，可为显摆有钱，就花大价钱买了一块地，当跑马场用，还把铜钱穿起来围成矮墙，叫“金沟”。吃的花样更让他想绝了。有一次，晋武帝到他家看女儿，王济让厨子做了许多上等菜肴，都放在琉璃碗里。有一道菜是蒸小猪，肉特别嫩，晋武帝挺爱吃，就问是怎么做出来的。王济一说出来，让晋武帝差点儿吐了。原来小猪是用人奶喂养又用人奶蒸熟的。晋武帝听了怪恶心的，没等吃完就退了席。

当官的这样，官二代也跟着学。吃穿不愁，又没别的能耐，闲得没事干，他们就整天聚在一块儿，当着男男女女的面儿脱个精光，一丝不挂地

胡吃海塞。贵族们还有个爱好，就是比阔斗富，看谁最有钱，最会享受。司徒石苞（bāo）的儿子石崇从小好读书会写诗，还能带兵打仗。后来他在平东吴的时候立了战功，接着就封侯做官。名声大了，搜刮钱财的胆子也大了。没几年工夫，石崇就成了大财主，家里的金银财宝多得数不过来，所用的丝竹木石都是最好的料，还有好多田产宅院和家奴。他还嫌不阔气，又在洛阳郊外修建了一处别馆，起名叫“金谷园”，里面供享乐用的东西应有尽有，豪华得别提。

石崇家的茅房也布置得跟卧室似的。有一次，官员刘寔（shí）到他家拜访，内急了就进去用，看见里面挂着绣锦的蚊帐，还有几套新被褥，两个侍女手捧香囊站在一边。他吓了一跳，连忙退出来，向石崇道歉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走错了，进了你的内室了。”石崇摆摆手说：“没错，就是茅房。”里面预备着好多新衣裳。客人进去，先得把身上的衣裳脱光。用厕完了，由几个侍女擦洗熏香后，换上新衣裳才能出来。刘寔听这么一说，不敢再进去，只好憋着，告辞后才到别处方便。

有个叫王恺的大官，是晋武帝的舅舅，家里也透着有钱，爱摆阔气。听说石崇成了富豪，很不服气，总想把他比下去。王恺先派人到石崇那里看了看，心里有了底，于是让家人用米浆和麦芽糖水刷锅洗碗，又故意把这件事叫石崇知道。石崇听说后，对下人说：“那能值几个钱？咱们家白蜡有的是，以后你们生炉子就烧白蜡，甬烧柴火了！”过了不久，石崇打听到王恺家里把赤石脂（一种土制的药材）涂在墙上，又好看又有香味儿，他马上叫人用花椒粉和（huó）上泥把家里的墙刷了一遍。这种椒房的香味儿更好闻，还能保暖。当时花椒很珍贵，一般人家根本见不到。王恺也较上劲儿了。有一天带着全家人出门，他就让仆人事先用紫色的丝布做成步障，把要经过的路挡了起来，一挡挡了四十里。那天，他和亲眷走在步障里头，见好多百姓在外边看热闹，心里得意极了。这事马上传到了石崇耳朵里，他当时就吩咐说：“咱们也拉一次步障，可一定要比他的长，比他的好。”结果，石家的步障拉了足有五十里，还是用锦缎做的，看上去眼都花了。石崇领着家眷在步障里走，看热闹的人比王恺那次多了不少。



王恺几次不占上风，脸上挂不住，就去见外甥晋武帝，说：“我这个皇亲国戚还没有石崇那小子阔气，不但我的脸上无光，皇家也丢人呐！”晋武帝拍着脑门儿想了想说：“我给你看一样宝贝。”说完就叫宦官进去抬出来一件东西。王恺一看，那东西白里透着红，像树又不太像，二尺多高，伸出好多枝杈（chà）杈，可那不是木头的，也没有叶子。他正纳闷儿，晋武帝笑笑说：“这是外国进贡来的，叫珊瑚树，只长在大海里。石崇哪见过这个？我送给你，你拿去给他看，他准服你了。”

王恺乐不唧儿地把珊瑚树抱回家，装在盒子里。过了几天，他带上珊瑚树去拜访石崇。两个人吃着喝着，相互恭维了一番。王恺说：“您见识广，我有一件宝贝，让您也开开眼。”说着就把珊瑚树拿了出来。石崇忙上前左看右看。王恺心想，这回看你还逞能不逞能！没想到石崇转过身拿起一个铁如意来，照着珊瑚树就砸，一下子就给砸得七零八碎儿了。王恺差点儿背过气去，跺着脚直喊：“你穷疯啦！嫉妒我有珊瑚树，你赔！”石崇撇（piě）着嘴说：“您用不着生气，我现在就还您一个。”他马上吩咐家人：“把咱家的珊瑚树都搬出来，让客人见识见识，挑一个走。”不一会儿，家人就抬出六七棵珊瑚树，摆在堂上，光彩照人。王恺细一看，每个都有三四尺，都比自己的那个高，样子更好看。他呆呆愣了好一会儿，说不出话来。

打这儿起，王恺再也不和石崇比富了，倒是处处跟人家学。有几件事，他一直想弄明白。一件是石崇家的豆粥熟得很快，吩咐下去不一会儿就端来了，可自己家的豆粥总要熬挺长时间。一件是到了冬天就没有韭菜吃了，可在石崇家还能吃到新鲜的韭菜末儿，所以他家在冬天也总有客人去。大家吃了韭菜末儿，还要夸几句好听的话，这也让王恺羡慕极了。还有一件是他经常和石崇驾牛车到郊外打猎，回来的时候，两个人都争着先进城门，把牛车赶得飞快。不过石崇的车老是跑在前头，让王恺没法儿忍受。

就为了这个，王恺让手下人去想办法探听石家的秘密。手下人买通了石崇的家人，那个家人告诉他说：“其实没什么诀窍。豆子难煮，就早早

煮熟了。主人一吩咐，赶紧煮白米粥。米粥好熟，煮好了把豆子放进去，当然就快啦！夏天把韭菜根保存好，冬天想吃了就加上些麦苗儿，切碎了端出来。至于牛车跑得快，那是有点委屈牛了。平时不要赶得太快，等要赛车的时候，驾车人把车辕往旁边一偏，牛不舒服，就飞跑起来。”王恺听手下人回来一报告，高兴地说：“咱们也这么办。”果然这么一学，来他家吃豆粥和韭菜末儿的客人也多了起来。他和石崇赛车的时候，也把石崇的车落下很远，先进了城。这么一来，石崇又纳闷儿了。他暗里一查问，知道是家人泄露了机密，气得牙咬得咯吱响，把那个家人杀了。

为了摆阔耍威风杀人，王恺也做过不止一回。他开宴会的时候，老是让家养的歌伎(jì)在旁边弹曲，或是给客人劝酒。有一天，一个歌伎吹笛子，不小心吹错了调。王恺觉得丢了面子，当时就把她拉出去杀了。他还对歌伎们说：“哪位客人不喝干酒，就是你们的罪过，我就要把劝酒的杀了。”有一回，王恺的朋友王敦和王导来做客。王导本来不会喝酒，可怕给劝酒的歌伎惹麻烦，只好把酒喝干了。王敦铁了心，就是一口酒不喝。劝酒的歌伎吓得跪在地上哭着央求，他看都不看一眼。王恺立刻杀了歌伎。

石崇为了当上第一富豪，胆子越来越大。他在荆州当刺史的时候，敢让手下人去抢劫客商和外国使臣进贡的货物，发了大财，家产多得没法儿计算。有钱人这么胡来，自然有人看不惯。车骑司马傅咸给晋武帝上书说：“当今奢侈的危害，比天灾还要大得多！”有个叫鲁褒(bāo)的隐士，写了一篇《钱神论》，把爱钱的风气讽刺了一顿。他说：钱内方外圆，爱钱的叫它孔方兄。有了钱，本来办不到的事都能办了，就像谚语说的，“有钱可以使鬼”。现在的人，心里除了钱，不知道还有别的。

权贵们都这么个品行，国家还好得了吗？就有个奇闻从民间传出来，说石崇家的米饭一夜间都变成了田螺，还说这是石家要败家灭族的兆头。虽说是传言，可也不是瞎猜。官员和贵族都由着性子折腾，哪有不出乱子的呐？没多久，一场大祸就降临了。

百日血灾

公元289年年底，晋武帝得了重病，躺在床上昏昏迷迷的。消息传出来，满朝文武都发了慌。皇帝快不行了，太子又指望不上，国事让人担忧。大家都等着晋武帝下遗诏，看让谁辅佐朝政。杨骏见机会来了，整天在皇宫里侍候，出来进去忙个不停。王公大臣有来探望的，他一律不让见。晋武帝身边的侍从也让他换成了自己的心腹。

有一天，晋武帝醒过来，见在身边侍候的人挺面生，就起了疑心。他知道杨骏想独揽大权，可是杨骏究竟是外戚，不如本家人可靠，就马上下了道诏书，让自己的叔叔汝南王司马亮和杨骏一同辅政。他还下令说：“叫汝南王赶快进宫见我。”说完就又迷糊过去。杨骏知道以后，就从中书监华廙(yì)那里把诏书要过来，扣下不让发。华廙找他要，他也不还。其实，汝南王就住在洛阳，进宫不难。可杨骏寻思着：“汝南王资格老，如果让他主事，我不就成了配搭了吗？”恰好，杨皇后和他想的完全一样。

晋武帝昏迷了好长时间以后，睁开眼睛向四周乱摸(xuē mō)，问：“汝南王来了吗？”杨皇后小声说：“他没来。陛下还是让太子的外公辅佐吧！”晋武帝听不清，胡乱点了点头。杨皇后马上让人写诏书，封杨骏为太子太傅，还是大都督，主持朝中一切大事。诏书写好了，她拿给晋武帝看。晋武帝已经不能说话了。隔了没几天，晋武帝就咽了气。

太子司马衷即位，就是晋惠帝。杨皇后成了太后，贾妃成了皇后。太

傅杨骏不用说，掌了朝廷大权，凡事都由他说了算。诏书也是他叫人写好了，再跟晋惠帝说一声，就发出去了。傻皇帝对什么事都点头答应，倒省了他好多口舌。杨骏明白，自己权力大，可威信不高。他就下令把全国的官吏都提一级，参加办理皇帝丧事的提两级，还给许多大官封了侯。他满以为这么一来，上上下下的官吏都会念自己的好处，可没想到不少官员出来反对。大伙儿说：“自打三皇五帝到如今，从没有老皇帝刚升天就大加封赏的，我朝像开国和平吴这么大的事也没有。照这么下去，每个新皇帝即位都加封，过不了几代，岂不每个人都是公侯了吗？”杨骏听不进去，可他对皇家的人倒是严加防范。听说有人劝汝南王司马亮发兵夺权，他就赶紧安排人去抓汝南王。后来才知道，汝南王已经离开洛阳到许昌去了，这才放心。可这事让司马家的藩王们很生气。

杨骏最不放心的是贾皇后。贾皇后的父亲贾充是开国元老，当年带人杀了魏帝曹髦（máo）。贾皇后挺随她爸，心狠手毒还特好嫉妒。她一直没生个儿子，又怕别的妃子生儿子，就经常留着心眼儿。有一个侍妾怀孕了，大家说像是男孩儿。她恨得要命，拿着戟（jǐ）就朝侍妾的肚子扔过去。结果，那个侍妾流了产。晋武帝知道后，气得要废了她，把她关到金墉城（墉 yōng）去。金墉城是洛阳西北角的一个小城堡，专门关着被废的皇亲国戚。这事还是让杨皇后劝住了。如今杨骏掌了权，就处处防着这个女人，什么事都不让她知道，还派人监视她。

贾皇后恨得没法儿。本想自己能代替傻皇帝掌权，不想让太后和杨骏占了先，她就憋了一口气。杨太后虽然为她求过情，可有时候也吡叨她，她也都记着。论辈分，杨太后是长辈。可论年龄，太后比她这个皇后还小两岁，凭什么要看太后的脸色呐？贾皇后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理。过了几个月，她看杨骏胡乱封赏遭到反对，就决定动手，先找了几个对杨骏不满的朝臣私下商量。那几个人说：“要除掉杨骏，光靠我们几个不行，最好是让那些在外地的藩王发难。他们都有兵权。杨骏这回把他们得罪了，他们肯定愿意。”贾皇后拍着手说：“这主意好，我这就派人去。先找汝南王，还有楚王他们。”